

## 朝花夕拾

编者按:宝鸡是被众山环绕的城市,山里除了如画的风光、清幽的潭溪、茂密的森林,更有引人入胜的人文历史。本期《朝花夕拾》,让我们在美好浅秋中,去品读翠矾山和红河谷的生态美,以及瓦罐岭上永不落幕的“红旗渠”精神——

## 美丽的山岭

## 披坚执锐瓦罐岭

◎陈军强

北山,被誉为扶风的母亲山。小时候,我常常遥望着山头上那萦绕的云雾发呆,心想那高高的大山上一定有很多神奇的东西,将来一定要上去探个明白。长大了,才知道那座山也叫野河山,山的主峰是瓦罐岭,海拔有一千五百米,是境内的最高峰。

七月初,我应一位文学前辈之邀来瓦罐岭采风,天公竟然作美下起雨来,淅淅沥沥的小雨给闷热的空气增添了丝丝凉意。雨也不大,不需要遮挡躲避,登山有雨趣而无淋漓之苦,大家感到意兴盎然。

雨中的瓦罐岭,山色空蒙。远远望去,苍翠的群山重重叠叠,山岭绵延不绝,雄伟壮丽。成片的树木蔽蔽,遮天蔽日,把巍巍大山装扮得更加秀美。花草树叶上挂着晶莹的水珠,清新、水润,如画一般美丽。大大小小快要成熟

了的野山桃、山杏、山棘等果实,绿的、红的飘着诱人的果香,在这清风凉爽的天然氧吧里行走,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与舒服感。

在登山的云梯西侧,我远远就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,寻声前去,一股清澈见底的水流顺着暗渠流向山下,山因水而秀,水因山而灵,这就是被誉为扶风红旗渠的瓦罐岭穿山引水渠。

据说这里是周原的靠山,相传西周时有一周姓老人在此捏泥瓦罐为生,遇到谁家困难,就送泥瓦罐周济,长此以往,人们为了感念他的扶贫济困,便称此山为瓦罐岭。商朝时武王起兵伐纣,这里曾经是姜子牙与闻太师大战的古战场之一。清代进士刘承纘曾赋诗《瓦罐岭》盛赞:“吴双路近五六堆,缥缈中天翠黛开,为少八峰非楚岫,因多一鸟不蓬莱。紫竹吐林中

秀,红药多从石上栽……”解放战争时期,这里还是扶风北山游击队秘密活动基地,是地下党向陕甘宁边区运送枪支弹药、棉花布匹、医疗用品的秘密通道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世纪50年代,国家百废待兴,这里又是扶风县大炼钢铁的主战场之一。农业学大寨时期的上世纪70年代,影响巨大的瓦罐岭穿山引水工程在这里建成……听着走着看着,我一下子明白了这里为什么会成为红色教育基地。

水是生命之源,但上世纪80年代以前,水却给了北山脚下当时的黄堆公社人民最深最疼的记忆。因地理环境等原因,这里的部分百姓仍然吃水困难,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难题,公社党委倡导启动瓦罐岭引水工程。工程从1975年开始勘察设计,1976年正式动工。勤劳勇敢的黄堆人民,克服资金

拮据、物资匮乏的困难,用铁锤、钢钎、炸药开山劈石,采取人扛肩挑、连拉带抬、硬打硬挖硬钻的办法,风雨无阻、夜以继日,奋战四年半,在没有路的荒山野岭上架设高压线路、穿山凿洞,从深山引来了甘冽的泉水,这一工程被称为扶风的“红旗渠”。“黄堆人民意志坚,瓦罐岭上钻眼眼”的顺口溜,家喻户晓,传诵至今。

在山间的观景台上,我有幸见到了当年的瓦罐岭引水工程总指挥陈林。老人虽然已年过八旬,但看上去依然精神矍铄、体力充沛、思路清晰,他还能把当年大仗奋战的情景说得一清二楚。听说老人每年的“七一”期间都会来这里与游客见面,共话党的丰功伟绩。在老人的讲述中,我也仿佛身临其境,看到了当年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,听到了那撼天动地的劳动号

子……我相信,那些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的开山修渠人,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凝聚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,更承载着对后代子孙的责任,将永远成为扶风人民记忆中的丰碑。

好水滋润瓦罐岭,带来繁盛的人间烟火。今天的瓦罐岭,盘山公路宽阔畅通无阻,引水渠里流淌着幸福之源,滋润着万物生灵。山腰天然牧草,山脚人工林木。山林里野猪、山羊、鸡鸭成群,以山养山、绿色有机的旅游经济得到了综合开发。山下的美丽乡村建设呈现出宜居宜家之美,红色教育吸引来众多游客观光、体验,文人墨客在感动中赋诗留影……山光锦绣,乡村繁华,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相映,构成了这里美丽和谐的巨幅画卷。

## 钟灵毓秀红河谷

◎刘亚萍

一说到秦岭山水之美,我就会想到红河谷。走进红河谷,犹如走进了一条山水长廊,钟灵毓秀,令人叫绝。

刚入山门,一幅清秀的山水画便呈现眼前,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,清泉顺山势奔腾而下,偶有几声鸟鸣,像是与水声自然和弦,让人更加陶醉了。

车随路转,曲曲折折,几乎是一百八十度急弯。沿路一边山体高耸险峻,石峡深邃,一边激流倾泻,飞瀑深潭,飞珠溅玉,景观多变,真是让人览尽了自然的神奇。那山、那水,我无法用色彩去涂抹,更无法用词句去修饰。

在第一胜景“太公石船”处,只见一巨石从山峰突出,悬于山脚河流之上,形似船头,其上刻有姜太公画像。相传姜子牙在太白山拔仙台封神后一路沿河乘舟而下,行船至此忽逢雷雨大作,遂停舟靠岸于前方崖下避雨歇息;片刻之后,雨过天晴,满目青翠,景色迷人,他未及观赏,意欲离去,怎奈舟船被雷电击中,船身折损,只留船头靠于岸边,太公感念天意如此,便弃舟返身离去,船头遂化为石形。往前走不久,见山

开两洞,洞口水泻成瀑,山下喷珠吐玉,甚是壮观,这就是“双涧水帘”。水帘之后东西各有一洞,相传东通长安、西去雍州,当年姜太公避雨舟于此,便由此洞隐去,这使双涧水帘增添了无限神秘之感。

继续前行百余米,抬头眺望,崖壁陡峭,山峰林立,崖体峭峻突兀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后人将此石像称为“太公石像”。石像对面,山峰比肩耸立,虽形态各异,却呈“群贤聚首”状,似乎又让人看到太公拔仙台封神后,群仙于此与他惜惜相别的动人场景。

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耐人寻味,而人类的智慧更是让自然惟妙惟肖。“太公石船”“双涧水帘”“太公石像”“群仙聚首”,是人与自然的默契和相容。在这里,我们既找到了姜太公的足迹,也找到了历史的痕迹。

车在狭长而弯曲的绿荫林海中穿行,路两旁时而掠过奇石异树,时而出现奔腾巨流,原以为这就是红河谷,等到了停车场才知这段路叫蟠龙湾,它是去“斗姆瀑布”的必经之路。

沿着山间小路拾级而上,两边山峰高耸入云,四面新老树木交错相连,实有“横柯上蔽,在昼犹昏”的感觉。木板小路弯弯曲曲,隐在茂林密叶中,真正是曲径通幽。溪水在脚下悄悄流淌着,溪谷中,时而巨石拦路,水流激越;时而一路坦途,水流舒缓。水面上

漂着片片树叶,随着溪水悠然而去,让人遐思神往。由于潮湿,树上、石头上,甚至脚下的木板上都生长着许多绿苔,空气格外湿润,草香夹杂着鲜花的芬芳,清脆的鸟鸣应和着潺潺的水声,每一处生物,每一处气息,都印记着生态的符号,人在其中,分外

赏心悦目。

很快,我们就来到“斗姆瀑布”前,只见几条细长的水流从天而降,撞击在怪石嶙峋的峡谷中,溅起簇簇雪白的浪花,在空中腾起团团雾霭,飘散在人的身上、脸上,不禁使人联想起唐代诗人李白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诗句。笔直的瀑流泻到谷底,聚集成一个洁白如雪的小潭,透过清澈的潭水,可见无数巨石参差错落,与两边倒映在水中的绿树形成一幅绝妙的天然彩画,呈现出山水自然融合的动态奇观。

红河谷的高山流水确是大自然的天作之合,脚踏列石,择一平石坐下,清冽的水花游动在我的裙裾间,阵阵清凉穿透全身,恍惚间,不知自己是否还在人间。仰头,蓝天被浓荫遮蔽,叶隙间露出的星星点点,像极了翡翠镶嵌的蓝宝石。低头,便可见自己的倒影,蓝的是纤尘不染。禁不住伸手掬一捧清水,放至唇边,轻轻吹吸,有种甜美的感觉沁入心脾,是青涩时代恋爱的感觉,亦是成年后被浸润的幸福……



王菁 摄

## 碧翠葱茏翠矾山

◎靳秀萍

雾蒙蒙的秦岭,翠绿欲滴。蜿蜒起伏的山路,雨雾迷离,清新的绿色,在云雾中流动,流进眼底,荡漾在心田,心儿似乎也被染成了绿色。这雨中的绿色,耀眼透明,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即使是高明的丹青妙手也难以与她相媲美。

细雨霏霏,登一回翠矾山吧!不能辜负了这缠绵悱恻的云雾和苍翠欲滴的绿色。

拾级而上,干净的石板被雨水冲洗得一尘不染,清亮亮的树叶直逼眼眸,针柏树收起了她的尖刺,大的、小的形状各异的叶子都在微微颤动,伴着流动的雨滴。满山满眼的绿,洗涤着浮躁的尘心。这里除了绿色,还是绿色,流动着、闪烁着、冲击着你的眼眸和心扉。在这远离尘嚣的静谧里,吸一口气,瞬间,绿色穿胸入肺,胸肺也似被染绿,这缕绿色如游龙一般游走于浑身每一个细胞,在肌肤里渗透、浸润。“山路元无雨,空翠湿人衣。”湿漉漉的空气中能拧出水分来,无数的负氧离子直扑面颊,好似敷上

了一张天然的面膜,脸上湿漉漉的,清凉异常。

谈笑间不足一小时,我们已经站在了聚贤阁。雾气氤氲,天与云、与山迷茫一片。眼前是浓厚的云雾,我任凭雾气轻轻地拥我入怀,钻进我的发间,

轻吻我的眉宇,沁入我的心脾,我与她共享着这缠绵悱恻的一刻。座座山顶如浮沉在滔滔白浪之中,你看,满山满谷乳白色的雾气,深不可测,浓而厚重,像流动的浆液,一道道黛青色的山岭浮动在白色的浓雾中。细蒙蒙的湿

气扑面而来,即使脸上最轻柔的绒毛似乎都不堪承载,醉倒在她的温柔乡中。睫毛上挂了一层轻柔的水珠,清凉的感觉滋润进心底。我见过气势磅礴的雾,只是,这里的雾,很厚、很浓,似云团、似汹涌澎湃的波涛,刹那间弥漫整个山谷。

远处黛青色的群山起伏绵延,隐隐约约,缥缈得似仙山琼阁。那浓雾,抓一把,软绵绵;吸一口,甜津津;踩一脚,轻悠悠。雾从眼前飘过,我感受到了她湿漉漉的气息,仿佛恋人馨香的体味,迷醉其间,难以自拔。雾掠过我的耳际,若情人呢喃的细语,足够你千万遍回味。我在哪里?恍惚间我身着彩裙在瑶池翩翩起舞。我伸手要抓一把捧在掌心,她却轻盈飘转离我而去。

山浸润在雾中,一道道山梁,舒适地躺倒在浓雾中,如牛乳一般白亮的雾,缓缓浮动。忽一阵风起,雾气骚动起来,宛如仙女要收回那轻盈的薄纱。俯瞰,整个小城安闲地躺在底部,红顶黄屋,笔直的街道似水墨画上的

枝丫,县城轮廓清晰可见。此刻,我羡慕那飘忽不定的雾霭,她可以化为雨降落人间,又可以升腾再生,她可以飘忽几万里来无踪去无影,何其飘逸浪漫?眺望药王洞方向,我遐思冥想,那雾霭迷蒙处有没有《千金方》的踪迹?

驻足翠矾山下的藏经阁,小小的它普通得不值一提。凝神品读那镌刻其上的《道德经》,回想老子的传奇人生,五十六岁著书,之后倒骑着青牛徐徐远去,不知所向,留下了千古谜团。翠矾山群山苍翠,万木竞秀,他的哲思会不会在这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千年古木上开枝散叶、枝繁叶茂?作为中国道家学派创始人的老子,和苏格拉底一样,是给人类夜空带来光明的人。他深邃的哲思如同一把钥匙,为人类打开了通往宇宙的大门。站在藏经阁,我不再小觑这座藏经阁的存在。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,翠矾山也因老子而愈发神秘莫测。

翠矾山,踏雨寻你来,虽步履匆匆,却足够我赏尽这满山的绿色与浪漫。



黎楠 摄